

因
樹
屋
書
影

因樹屋書影 第七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喬離董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喬離董，統軍馬大官也。

古有以解鳥語馬語傳者。遼史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人神速姑解之。言蛇謂穴傍有金，因得金以爲帶，名龍錫。金能知

蛇語爲尤異矣。

韃馬。馬不施鞍轡。曰韃。韃立誕切。見遼史。

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耶。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昭宗末年中書奏西京舊有凌烟閣。畫功臣。今遷都雒陽。合議脩建。副元帥梁王勳庸冠世。請凌烟閣側別創一閣。以表殊勲。從之。此又凌烟別閣也。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

樂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于太豪。便欠畏威敬恕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

往似葉

李如山

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恣者。非以一去爲難也。余謂士君子不幸而當患難。筆硯便當焚却。怨懣固足鼓禍和平。亦是矯情。范丞相堯夫謫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不必華山五龍法。只范丞相此睡。何處得來熟睡。

之客更奇。此客不能熟睡。公亦未必見之。此可爲善處。患難者法省却多少葛藤。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鏡。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余謂寸鏡不如白戰。白戰勝人。不如不戰。屈人。

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于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未。豈甘。

露降之時哉。其謀之疎。卽此可見。見偶然錄。

白者。見唐書。懿宗時諸道進白者。蓋閩人之稱。卽今謂淨身人也。又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

歲進閩兒。號私白。似云私自淨身者。白徒。見

鄒陽傳。驅白徒之衆。素非軍旅。又白士。羊祜

曰。以白士而居重位。又白民。魏詔入粟拜爵。

白民輸五百復其身。白民猶言白丁也。又帝

俊之子晏龍有琴亦名白民。又白望。德宗時。

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貨物。壓左。謂之白。

望。如今市井之徒手牙僧也。又白打。見王建

詩。謂不持寸鏃。徒手相角者。又白。閩古弓名。

又白間。壁間窗也。見何平叔景福殿賦。又

白萍魚子。好羣泳水上。名曰白萍。見古今注。

又白顛的額。白顛言馬額上當額如月。見爾雅。

又白灤。周穆王右驂赤驥。而左白灤。音意本

傳作儀。郭璞云。皆以毛色取名也。見列子。又

白。臭獸名。臭古澤字。見石鼓文。又白。及牛名。

西域有牛。名白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

其瘡卽滿見金樓子。又黑暗犀名南人謂象

曰白暗犀曰黑暗。又曰墨暗見墨客揮犀。又

白帶有一女恒著青裙白帶。直音云帶杓也杓

帶縉頭也見異苑。又白題白笠也漢穎陰侯

斬白題將一人。又白唐烏名唐黑色也白唐

一變爲青鵝而帶灰色見酉陽雜俎。又白荅

木名音高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

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可以血玉見山海經。又

白選。士免切。貨貝名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

重八兩、園之以文龍、名白選、直三千選、上去二
聲、亦作撰、又白丹、王母之山有白丹、黑丹、見
山海經、又白水刺寶石名、淡紅色、嬌、見鞍耕
錄、又白陵、雄黃之異名也、見爾雅、又白乳、
頭金蠟面、北苑焙茶之精者、見類林、又白越、
蒲屬、可緝爲布、漢鄧后賜周馥、賁人白越、六研
齋筆記、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
精者、議字尤奇、又白疊、晉令曰、士卒百工、不
得服越疊、越、蒲屬、疊、白疊也、南史高昌國有草、

實如繭，其中絲如纒，名爲白疊。國人取織以爲布，正爲軟白。又白稷，稻名，音意。五音篇作稷。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取落脚字爲類，予欲爲一書，皆取起頭字，依韻編爲一書，而取事之稍僻，韻府不載者，以便檢閱。恨念室中無書，可採，聊輯此一則，與同志商之。

歷代天文書志，必言天地相去之數，請問相去二字，當作何解。夫相去者，必相抵也。如中州去京師一千六百里，北邁既至，云抵京矣，則實有

邦畿在也。渾天紀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里。三五曆紀九萬里。御殿籥雲而上。何所抵乎。爲此說者。所憑推算。不知算亦有窮空。則無抵。惟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明白可信。

如臯三十年前。有僧蓮宇者。受具足戒。梵唄之餘。工爲詩。澹雋有風。黃濟叔伯父處士公。及邑中知名士。咸重之。相與結玉蓮社。邑有敗寺。將脩復。迎蓮公董之。鑿千金。庀材具。乘木糾綯。咸

備工將始矣。有某孝廉者，亦方治屋而無所得。乘木糾縵，意寺工未始，具乃備。蓋假諸公，言此不吾主。且治寺具，乃以治室。弗虔于佛，往返數四。堅弗許，孝廉赧怒，以半刺囑邑令。謂僧無賴，漁修寺金而固時時辱我。令大索公邑子矜及錄金治寺者，咸不平。故匿公，白之令。令曰：欲爲僧者出之，僧來，僧能致諸君，我不僧苦也。衆乃聽公出，令大許公，笞之十，使伍伯導之，輸服孝廉。公出，衆擁之歸。公入室，謂衆且去，謝導者曰：

詰明從往輪服公垂簾結趺團蕉上處士覺有異坐候之良久公忽張目曰某家去處士公曰何至是和尚誤矣和尚不能証驛提波羅蜜耶且事理有在彼自辱辱和尚耶和尚勿墮落公無語泊明圓寂矣鼻垂雙玉筋正坐不仆衆異之越月孝廉子婦方就蓐闔者見一僧突入力拒之不得久之踉蹌趨子婦屋而子婦屋不聞有訝僧者少頃囷然報孝廉舉孫矣衆以爲怨毒于人甚矣蓮公乃不理黃處士言孝廉孫長

乃多慧，善爲文，垂髫補博士弟子員，隨食餼，爲高材生，循循有孝友風，里中無不慶孝廉之有孫者。衆謂殆非蓮公，何相報之反耶？未幾，孝廉監軍遼左，以城陷逸歸，獲罪邑令，發其事，予戍。改革後，其孫三十餘，忽自恣，斲地無不爲，家中落久之，卸所居巨室，始市櫬，漸棄椽及礎，及礎石，家徒四壁耳。又久之，乃倒壁市籠鑿，隣家族子曰：柰何洞然與我通？孫遜謝曰：無傷，少頃卽有薄障矣。人傳爲笑。家旣敗，尤多穢行，人多不

齒之人。黷宮無與之語者。衆乃曰。蓮公終不理黃處士言矣。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公有敏公詩一卷行於世。○紅蓮投胎。賴有末後一着。不失本來面目。此公改頭換面。狼狽至此。修怨耶。自悞耶。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是以貴忍辱也。予旣爲公記。復爲公惜。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甚驗。見無顏錄。開元錢。惟金陵最多。

今時玩墨。不磨墨。看墨。不試墨。錦囊漆匣。羊質。

虎皮俗人不識其爲白爲黑良可發笑此新都程于止語真中今日墨弊

宋會之杭州人元時名醫也鮮于樞記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脉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見無顏錄焦澹園先生常

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子常謂古人非自驗之方。未必肯記之于集。若依筆乘所載。再爲推廣之。各分症類。都爲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者多矣。此書亦不難成。留心醫術者誌之。聞往時武陵金氏曾刻此書。哀集甚備。惜予未之見耳。

望雒山在德清縣。晉雒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雒。故名。按萬安橋舊名雒陽。晉江之橋。

名以雒亦猶德清之山名望雒耳。

泰山沒字碑七脩類纂以爲石套其言甚辨。泰安州守曲三山語予曰碑不甚厚石復粗礪斷非石套。按沒字碑一曰石表又曰石套俗曰神主石。此石當泰山絕頂止封禪望祭地神主石之說爲當。禮失而求之野未可以俗言爲無稽也。

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之像像不能行也而易之画影二者猶有用尸

之義。至宋儒謂影畫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考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爲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但用主。正如今鄉飲。主賓介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右見瓦釜漫記。按古人左圖右書。義取觸目興感。如周漢明堂宣室。皆有圖繪。故影像之設。其易感逾于尸。宋人謂無干何也。若塑像面貌衣冠。又逾于影。常見翁孺婦人入寺觀。每悚然拜跪。入

學宮則廢然而返。卽逢掖亦無肅心虔禮。何也。
二氏有像可欽。而學宮于木易玩耳。昔周之大
祭。周召二公。實迭爲尸焉。尸借以像。像跡如尸。
意固質之先聖而不悖。唐改坐像。是唐前有之。
何必求異二氏。而侮慢尼山。使鐘鼓無靈。芹菲
削色耶。

北嶽恒山。在渾源州。後移祀曲陽。而渾源嶽祠
如故。渾源爲是。曲陽爲非。今人能辨之矣。明徐
常吉。謂此恒山在沙漠中。今大同府恒山在渾

源州南二十里非舊恒嶽也。然則無論曲陽併
渾源而亦非矣。五嶽如此何從考實。

漢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
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
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教鄧子孫止于保姓。教濟河王子意在維城。有
此遠識須麋不逮。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
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

隨入礮碑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柰何。格格悸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

幸家無恙。惟釜翻露。殊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雷澤有雷神。龍首人身。鼓其腹。則雷。見山海經。軒轅游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問于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見奚

囊橘柚。此祖山海說耳。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田中值雷雨。霹靂擊之。因以鋤格折其左股。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世謂雷神。卽雷公也。又代州雷公取垂龍擊樹。樹裂急合。被夾。狄仁傑命匠破得出。國史補云。雷州春夏日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菟。人皆取食。青溪暇筆云。霹靂中有物。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

畏者恒啗之。本草則謂之震肉，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此畜爲天雷所霹靂者是。番禺雜記云：村民鑿山爲穴，多品供雷。與雷享之名曰雷藏。民家女或爲神所依，卽呼爲雷郎。得子曰雷子，則雷公信有之矣。楚詞云：旋入雷淵而不可止些。注：雷公之室亦必有據。若雷郎雷子，必邪神假雷號耳，未可信也。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

謂糞心、抑欲止淫、右太平御覽引孟子、非也、粟欲聞淫、似韻、漢後贗語耳、

周禮饋食之豆、蜃、蜺、醢、蜃蛤、蜺、蟻子、不知古人何以取此作醢、今方丈卽侈言及必噦、錄異記、交廣溪洞間酋長、多蟻卵、淘澤淨、鹵以爲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又倦游錄云、嶺南有大赤蟻、作窠放木梢、如數升器者、取蟻以糝洎薑釀焉、味極辛辣、則蜺實可爲醢矣、予在閩南、見人漬鱸子爲醬、漬沙噀爲羹、鹵龍虱、煮蜂房、腊田鼠、

膾竹豚，甚于醢蟻子者多矣，何足怪。

相傳廣州人取初生鼠，少浸以蜜，遽取食之，齒合，聲猶唧唧，些須尾猶憂憂，掉人頰上，名曰蜜唧，視爲上饑，言之尚悸，况下箸耶。

北人有吞蝗者，食豆叢中蝻子者，貫全蠍就燈上炙噉之者，南人見之驚避，北之誚南，猶南之誚北，習而不察者多矣，要之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耳。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相謙要叅軍，王弘同

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見沈約宋書。世人如學王弘、省却多少祖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蔗使庶生兒種之、則碩且甘。種鶯粟夫婦共着麗服、半夜相對種之、則多且艷。種芫荇作穢語則茂。種山藥以足按之、則支離錯出如足形。種松子以杖擊蓬、使子墮地、用錐刺地深五寸許、以箒掃入、無不長。一經人手、則不生。黃楊木以陰晦夜、無一星

時伐之爲枕始不裂欲引竹過墻以死貓埋墻外則竹盡向貓行欲茄子繁俟其花時取葉布于道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則子必繁物理真不可測

拾道旁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此程于止語也家大人凡見人與僕輩字亦置之案上從未一啓視見他人字可知矣此事似易實難關係心術甚大人能事事從此推廣之正人君子優爲之矣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
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
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
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
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按風聞
二字、始此、

天河兩條、一經南斗中、一經東斗中、過兩河隨
天轉入地、地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
而天轉之故、激湧成潮、又曰潮汐者、一月之中、

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夏時日居南宿
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
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
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
起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
見抱樸子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水
因其灼激而退于彼必盈於此此則潮之往來
不足怪也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大地浮
于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于左日出則早

此事見
通鑑
對

潮激于右見文粹按河隨日激未敢以爲信然
且如元兵駐江沙而潮三日不至豈此三日河
不隨天日不激水耶記此以備一說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
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
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吏來前傳
都堂鈞旨呼喚遂卽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
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
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

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常呈舉、官沉思
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
掾某人來、吾遂覺、夢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某
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稽緩僅七日、
遂致冥追、况甚于稽緩動經旬月者乎、可以自

警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
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
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爲

魚之憂會歐猷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域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宿始驚嘆昔人所鎮從之旣瘞祭之夕復隆起猷乘乃雜中道學博聞之士見江陵志此製奇甚然息壤記載禹湮洪水至荊州見有海眼泛溢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水脉則石規模亦此意也此厭勝之法二物俱見荊州特異

劉仲原得銅斛二千于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曰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志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見珊瑚鈎古衡量皆小于後世觀周尺可知如前說則今浮于古之七矣今

飲量卽三斗爲一石亦稀。若典君兩戟重三十斤。後世勝之者不亦多乎。宋時衡量不知去古何若。然今衡雖與古不同。而四方相去終不甚遠。則知去古亦不甚遠。惟量則數百里外。便自懸殊。北斗較南斗不啻倍之。同時尚爾。况千百載上耶。或謂飲酒一石之石。是衡石之石。按始皇以衡石程書。決事注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今以甘露銅斛計之。當是四十四斤。有云衡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

十三斤者不知何據

有持一銅斛于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
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箠箠同黃鍾
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曰此王莽自言
出于舜黃龍戊辰改正卽真同律量布之四方
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見高僧傳安釋道
安也同量亦猶行古之道也不得以人廢器且
一器而五物備焉

白六帖蘭子能燕戲復于宋元君元君大怒曰

昔有異技于寡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
賜金帛。今而望吾賞。拘而戮之。燕戲。今絕倒投
挾也。又引列子。宋有蘭子。以技于宋元君。以雙
技疑枝見。長倍其身。屬脛並馳。弄七劍而躍之。立
賜金帛。按雙枝屬足。卽今踮高躄之戲也。高躄
之戲。習于着屐。寸寸而上之。長倍身矣。亦能弄
刀劍等。倒投挾。不知何戲。今京師闔宦。畜童子
爲觔斗舞盤諸雜戲者。謂之倒喇喇。與挾音近。
豈卽倒投挾耶。恐燕戲自燕戲。雙技自雙技。

揚雄覈靈賦曰夫易之始河序龍馬雒呈龜書
見困學紀聞此賦名僅見

周吉父暉摘秣陵前脩佳句不無漫收予摘其
尤附錄于此素爲人傳誦者亦不錄 史京兆

謹字公謹西山精舍云。欄戶蜂留蜜。松巢鶴墮
翎。覽秀樓云。殘霞擁樹作秋色。空翠襲衣生暮
寒。送屠先生云。南浦斜陽芳草色。東風啼鳥落花天。
馬俊和杜云。翠微深見寺。綠野暗啼鶯。

蔣御史誼字宗誼八歲賦詩有云。青天閣雨

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倪尚書謙字克讓。
南郊草堂云。林鳩喚雨山光暝。畦稻舒花水氣香。
童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云。黃菊酒香人病後。
白蘋風冷雁來初。沈僉事鍾字仲律黃縣云。
秋殘羣木老。野迥亂山高。新嘉驛云。風定涼生樹。
庭空月近人。鉅野云。沙草釀寒殘。雪在野雲翻。
影斷鴻懸。徐僉憲完字用美送何省叔還京口云。
江涵秋雁影。岸拍晚潮聲。姚太。黼字大用。淮陰夜泊云。燈影遙臨岸。月光低近。

城鳳臺別墅云花深門徑人稀到。簾捲春風燕
自來。陳指揮鐸字大聲齋居云晚樹低分霽
春雲淡隔城。伊僉事乘字德載游寺云野鶴
盤雲下清風挾水涼。梅明府純字一之舟中
卽事云雨深煙寺晚風急海門秋。李副使熙
字師文秋興云秋深茅屋鳴寒杵月上山城起
暮鴉。顧尚書璘字華玉小江口云興在煙霏
際年銷馬跡中飲柳山上云江橫羣水合野濶
萬峰開。顧副使瓌字英玉快雨有述云片雲

生晝暝急雨淨高天
顧貢士嶼字懋溼東橋

長子白牡丹云玉妃罷醉春無暈素女凌波夜

有香天闕山云山深六月藏寒霧地迫諸天散

曉鐘
顧秀才應祥字孝符懋溼長子江上曉

行云曉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遊栖霞寺云流

泉激石常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
謝山人承

舉字子象遊寺云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

秋爽多
金舉人大車字子有楷上人山亭云

敗葉秋肯墜寒煙晚欲無
幽興云放棹晚潮至

開門春草生。金秀才大輿字子坤遊城南諸

寺云黃葉喧高樹青山起夕煙。王太僕韋字

欽佩西堂偶興云人醉斜陽裡鶯啼細雨中寄

羅敬夫云花氣風生席簫聲月滿船。王太守

可大字元簡壽州渡河云沙淨空山雨風香野

岸花。焦太史澹園咏梅花云花開幕雪人歸

後香滿寒庭月上時。陳太僕沂字魯南遂初

齋云苔痕雙屐齒花影半簾鈎。羅主簿燾字

元溥宿高座寺云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滿山

秋葉聲。

陳明府芹字子野焦山云煙橫沙市。

遠船過海門稀。

黃驗封甲字首卿春日云鳥

聲侵夢斷竹色映堦虛。

高汝州遠字近思泊

舟對月云風清沙岸淨月滿浪花圓。

臨淮侯

李言恭字惟寅送安茂卿南還云夢回芳草遠

人去落花多。

李宗城字子藩惟寅子也贈汪

子建云夢去月明秋水濶愁來霜逐髻毛新。

何御史淳之字仲雅別陳師宗伯云潮痕迎雨

急帆影帶烟過登繁臺云斜日窺疎雨歸鴻綴

遠天。金山人鑿字在衡北河道中云歸鳥亂啼原上樹夕陽多在水邊林送李谷陽云客中候曉霜如月馬上逢春草似煙姚鴻臚澗字

元白顧孝符見過云旅懷秋欲盡鄉思客初來

姚太守汝循字叙卿江南春游云宿雨青郊

潤和風白袷輕盛貢士時泰字仲交天界寺

云松聲寒遶塔竹影午過墻三台洞云石扉藤

蔓迷樵路流水桃花引客來卜長史鏗字子

振送人還吳門云衰柳帶烟迷遠浦片帆隨雁

下長洲

周明府元字長卿集宜遠樓云欄杆

千嶂暝砧杵萬家秋余祭酒孟麟字伯祥問

胡太史病云閒身稱病易春色閉門多焦貢

士尊生字茂直白雲洞云千林落日稀人跡一

徑疎鐘散鹿羣燕子磯云微風山郭酒帘動細

雨江亭燕子飛徐公子邦寧字仲謚日涉園

云水翻細浪魚銜藻露滴空堦鶴隱松陳秀

才弘世字延之冬日登清涼寺云林枯千嶂削

煙冷半江昏齊王孫承綵字國華別客云天

迥孤帆。沒江空。獨雁寒。馬氏芷居。陳石亭夫。

人苦雨。云楊柳。深藏徑。梨花靜掩門。僧宗泐。

字季潭。往南陵云。人煙千嶂。襄客路。百花中間。

行云。幽花不礙路。偃木自成橋。弘恩號雪浪。

報恩寺僧。小橋望月云。一片清光。孤玉笛千家。

煙樹亂疎鐘。寬悅字臞鶴。山中寄客云。千樹。

夕陽鳴暮鳥。一谿殘雪掩柴扉。

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于誦習講說之中。

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

醜惡于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
爲缺典。况夫子答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于
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
有力者請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
云見王魯齋詩疑。此論極正。然有識者易有力
者難。故公獨屬望於有力者。所定刪目。凡三十

章

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鄒萌。記先師相傳云。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瞥精絕。故蒼

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注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俱沒也。攝提鎮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着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見晉書天文志。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中庸曰日月

星辰繫焉。曰懸曰繫。正言運旋空中。其根非附著天體。天有何形質。而爲所附著乎。宣夜謂無根繫非謬。故末云若綴附天體。不得爾。意旨自明。葛洪不察綴體。濫漫言不麗于天。天爲無用。宣夜何常言不麗于天。耶。故推測七政而外。言天者必以宣夜爲確。

王充駁渾儀曰。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

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火炬，夜半火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見晉書天文志：渾天精密，豈容輕訾。但天出入水中，日出入地下，則不必王仲任而始知其非也。若云龍爲水物，喻天龍相似，故易以龍比天，以晉證日出，明彘證日入，而又以需比天入水中，則不第葛

洪鑿語而唐太宗作志者亦鑿中人矣

宣帝之世海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去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

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

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

此則可謂當于理而厭人情矣延壽蓋見人事

而知用刑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見干寶搜

神記三男不當娶一婦一婦當妻三男乎兒誠

無罪母不同坐延壽失刑矣然民間有此紀綱

風俗不久隳乎。故令升妖之。易林云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初以爲世間安得有此。閱此乃知世間真無所不有也。

練水侯研德

玄泓

曰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

以用者情也。國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泆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擘。情忼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

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爲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激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猖率埜。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誦。子美調失流轉。予初避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

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雲間王玠右

光承

曰：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

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于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頒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

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反本于弘嘉。而流行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而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之舉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縮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

上書漢天子而扁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
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
舍人之門因鬼見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庸
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者
謁齊相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
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
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

錢虞山曰蔡九達

羽

居常論詩謂少陵不足法

聞者疑或笑之當是時李獻吉以學杜雄壓海

內竄竊剽賊靡然成風。九達不欲訟言攻之。而借口于少陵。且不足法。而搏摭割剝之徒。更于何地生活。此其立言之微指也。不然則九達一妄男子。狂易中風者耳。豈特蜉蝣撼大垤而已哉。

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剝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珪卽具藁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珪將上馬立俟之。旣至而結銜脫兩

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逡巡
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
弊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
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候朝廷有
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嘆而
止又金陵瑣事載陪京有家貧親死付之火葬
者湛甘泉先生爲禮書時欲變其俗擇禁門外
空地爲漏澤園遣千戶王某齋疏請千戶啓甘
泉曰聞疏中有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句恐無

主二字不敢以陳於君上之前。甘泉曰：殊失檢點也。遂易之二事甚相類，莫謂胥吏下僚中無人。

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色相映可愛。見華陽國志。余在泉州見此種甚多，但皆細如拇，指絕無巨者。

上林苑有顏淵李，出魯國。見西京雜記。陋巷佳種，遂布人間。貧士也，何不效王戎鑽核。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

數日不燥，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絡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予屢渡漳河，詢所知云：臺上關壯繆辭曹祠，祠中道士每偽爲磚瓦以愚人，實則片瓦寸磚，不能得也。記在濰時，張肯仲方撫陝歸，肯仲舊令臨漳，以一瓦遺予，予却之，使者強之至再，終曰：此奴主令臨漳時，于署中親督工爲之者。公柰何弗受，余爲失笑。近友人爲予言，中都皇覺寺瓦，膚膩而質堅，承水不滲，以之作硯。

書影 一八
不在銅雀下，三百年物似不難覓。然予未之見也。銅雀臺上關帝祠，名以辭曹甚當。

箕子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今所謂狡童紂也，狡童二字竊鄭詩故君也。以狡童目之可乎？舜可囚堯，甲可殺尹。此歌何難誣箕子耶？比干抹馬金闕歌亦然。古無金闕字。

元末嵩州明月寺牝馬，不媾而產駒，形不類馬，每鳴野馬皆鳴。見嵩縣志。必龍種野合，人不知。

耳。

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俸以給之。士大夫或愧焉，見東都事略。此党太尉進也。進幼事杜，如此舉，何妨不識一丁。

泰伯荆蠻之逃，疑在太王既沒，蓋有以見商之必亡，周之必興而已。適當其難，誠有所託而逃也。夫利莫大于得天下，害莫甚于忘其家，棄莫大之利，而以身當忘家之難，惟欲求此心之安，不失天理之常耳。彝齊之求仁，亦此也。朱註乃

引史記諸說。則周室蓄不臣之心。已四世矣。非古今一大寃事耶。曰肇王迹。勤王家。蓋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遠及。正見王業之興。非一朝一夕之故耳。乃據以剪商之志。始自太王。荆蠻之迹。正欲遂太王傳季。歷及昌之私意。則是君臣父子之間。不免嫌忌。何以稱至德耶。見瓦釜漫記。人道宋人精密。其實鹵莽處多。如三讓不加研討。見昔人傳歷及昌妄談。便爾欣然。以爲確而言之。此論解寃雪誣。足快千古。

唐郭駿女爲貴妃，憲宗以妃宗門，盛恐立爲后，後宮莫得進幸，遂不立后。○遂有無后之天子。

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許敬重以爲詹諸，月中蝦蟇，夫日月之食，莫有知其審者。故聖人書有食之言，若有物食之，而不知其名，云爾。闕疑之義，謹重之至也。見爾雅翼，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三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公八年三

月算不入食法。見困學記聞。雖莊八年三月算不入食法。而此外三十五。固無不與推算應矣。如曆言日月交會而食。竟是今日死法。則春秋自隱至哀。凡二百四十二年。連閏約計三千月。日不知凡幾食。魯史自應一一紀之。不類他事。須列國赴告。乃書也。今僅僅三十六。稀疏太甚。死法不又不足憑乎。儒者謂有道之世。日星順軌。蓋爲天文錯逆。人事干之。春秋豈堯舜湯文時哉。若有物食之。故二百四十年。但三十六食。

耳。他書亦有言者。語有極荒唐而終不可盡擯之者。此類是也。

常獵者言中秋無月。則是年兔必少。世傳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秀。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以獵者言觀之。實有此理。

無顏錄載李賀詩。蟪蛄弔月鈎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甃。按屈膝。窓戶上所釘之環。卽銅鋪也。北方人謂之屈戌。與屈膝同。其稱甚古。故梁簡文

帝有詩曰、織成盤龍、金屈戌、則屈戌與銅鋪爲
一意明矣、而長吉乃用爲兩物、殆猶老兔寒蟾
泣秋色之意、豈故好此重複耶、謹拈出、恐後人
效之也、又升菴詞品載元人樂府、戶列八椒圖、
又貝瓊未央宮瓦硯歌、長楊昨夜西風早、錦綬
椒圖跡如掃、竟不知椒圖爲何物、近閱陸文量
菽園雜記云、博物志逸篇曰、龍生九子、不成龍、
各有所好、鴟吻、虬、螭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性
好閉、故立於門上、卽詩人所謂金鋪也、司馬溫

公明妃曲云宮門金鏤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
見梁簡文烏棲曲織成屏風金屈戌李賀詩屈
戌銅鋪鎖阿甄皆指此也又按尸子云法螺蚌
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人以水德王故以螺
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其說信矣予按屈戌
自屈戌金鋪自金鋪余鄉人呼門函鉸具有勾
者爲繚掉無勾者爲屈戌金鋪門上銅獸面也
宮門作獸面士庶家作花形下者但規銅爲片
而已長吉之屈膝銅鋪如溫公所言金鏤獸面

也。原非重複。屈戌二字自是宛轉之意。繚纏也。繞也。掉搖動也。顛也。皆與環近。故以金釵爲屈戌。則可以屈戌爲卽銅鋪。則不可。此雖細事。然正見古人爲詩無一字無來歷處。後人何可妄議。簡文帝詩是織成屏風。作盤龍亦誤。

閩船皆舴艋。稍大者呼曰巢蓬。按巢當作舴。韻釋云。舴舟名。十月水爲復舴。水言落水也。

余在萊灘時。聞土人呼蓆。皆曰蓆。恒笑之。後閱梁太中大夫瑯琊王敬胤卒。遺命不得設復魄。

旌旒一蘆廢藉下一枚覆上則知蓆之爲廢久矣。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纜三尺而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丐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於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言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异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形卽今壽星像也見濯纓亭記按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壽止五十有五纜下壽耳。

不知所益有幾。

競渡始于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于戲耳。正如龍忌，不關子推。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羣吏往京師，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又谿達老人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自

稱曰豁達李老常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憾怒訴
官杖之拘使市石灰更圯墁訖告官乃得縱舍
聞者哂之見劉貢父詩話一聯構訟題壁被笞
大堪捧腹今盜句疥壁者實繁有徒請少自收
歛勿遭毒棒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纔二尺
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
其處乃散見續博物志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
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雌

目俱盲，弗能進，牽而食。主家作草窩，卧於簷外。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於其旁。白者既死，主憐之，埋于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遶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見建寧府志。虎有父子，蜂有君臣，此象有夫婦，狗有兄弟也。人可憬然矣。此二則新吾先生無如篇中未載，故錄之。余在維揚，聞海陵王侍御相說，廣無如爲二十餘卷，真有益人心，惜未鐫行。

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

會更相爲表裏。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成敗。考貧賤。觀富貴。各取一槩。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右曹大家注班孟堅幽通賦論相人之術。惟此包括最廣。今人相法無驗者。坐只論面部耳。

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先莫先于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所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曰形也。

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水而火生焉。五形既具。乃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見艸木子。天惟一空。空自有氣。然氣每自下而升。地氣既上升。卽天氣也。此論五行生序最確。

因樹屋書影 第八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浚
在延錄

醫桑餓夫，倒戈以衛宜子。漂絮老媪，進食而哀。王孫賴榮，受報於親炙之人。黔敖忍死於嗟來之食。古人視飲食之重如此。

吳興鄭侯升，批言鄭谷鷓鴣詩，旣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旣曰青草湖邊，黃陵廟裏，又曰湘江曲，亦欠變矣。及觀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

湘天澗語既無病更清曠按本草行義乃宋政
和中寇宗奭所撰據此則宋代尚有唐詩善本
後乃傳訛耳侯升發前人所未發妙解也

西京雜記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
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小異耳
○據此則班史不但襲司馬矣

古人作詩皆寫情愔亦無忌諱庾信寄徐陵云
故人儻思我及此生平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
笛悲徐陵別毛永嘉云嗟予今老病此別空長

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掛隴頭枝。杜甫別鄭虔末云。應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今人作詩。惟以祝贊爲事矣。詩話往往言詩。亦大可笑。

近從陳開仲。構得宋晁無咎抄本雞肋集七十卷。閱之詩賦六百餘篇。擬古諸作。綽有古調。而近體佳句亦多。如賦成夜燭。纔銷寸。衙退朝曦。未半竿。未緣狗監。知才思。端向牛衣。積淚痕。白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名。能似鼠多愁。

渡谷仕如鮎。鈍笑緣竿憂虞心。似知更雀安穩身。如掛角羊皆工用事。屬對者也。五言如日落狐鳴塚。天寒犬吠村。雨。園。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老覺田原好。慵疎里巷尋。皆有林野之趣者也。絕句汴堤暮雪懷徑山道人云。朔風吹雪亂沾襟。走馬投村日向沉。遙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峯深。村店卽事云。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榆柳識春歸。深村方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隴飛。題鼓驛舍云。驛後

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遊對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皆有中晚風調。不類宋格。金陵妓朱斗兒嘉靖間與陳魯南沂聯詩。曲中有才情者。也有送所歡一絕云。楊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人。爭傳誦予偶閱元詩。黃君瑞送別云。雲錦江邊送玉郎。江邊折柳柳絲長。柳絲若挽情人住。更向東風種幾行。乃竊抄者魯南輩不察也。

趙燕如金陵名娼也。寄謝友人送吳箋詩云。感君寄吳箋。箋上雙飛鵲。但効鵲雙飛。不效吳箋薄。一時名士皆與之狎。京口鄒佐卿雪後訪燕如詩云。燕子樓前曉日遲。叢篁晴色歲寒知。庭留積雪看教舞。檻附青山入画眉。鼓瑟調從翻玉樹。當杯人似宴瑤池。雲鬟謾對綸巾白。無奈風塵兩鬢絲。

唐僧智永爲王右軍七世孫。皎然爲謝康樂之十世孫。二僧詩字名家。不忝其祖。殊勝金銀車。

登進士第者。

崑山周少叅震其祖壽誼生於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六年百有十歲郡守魏觀設鄉飲酒寵異之。明祖高皇帝聞而召至闕廷賜以酒饌復其家年百十六歲而終。眉壽之人未聞有歷三朝者亦奇事也。

世傳禹碑七十七字。韓文公詩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處猿猱悲亦未之見也。宋張世南云嘉定中賢良何致見於南嶽响巉峯上遂摹

刻於嶽麓書院。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卽宋人摹刻者也。夫古文之傳遠者，多銘於鐘鼎，至周宣王始刻石鼓，歐陽已疑其非真，則峒嶺之刻，後人妄作明矣。後楚沈鑑夢神禹授以古甌，下有篆文，類碑字，及早起誦，若素識，不勞深索。楊用修好奇士也，遂信之，乃作禹碑歌，抑亦英雄欺人耳。何可據以爲實。董郡丞廷欽觀禹碑詩云：晨望衡嶽山，悠悠恣登陟。霞彩散崇岡，垂蘿掛蒼壁。路逢樵者

言岫嶺有奇蹟，飛翥若鸞龍。云是禹碑石累累，七十字，字字不可識。古異蝌蚪文，怪匪斯籀筆。用修好奇士，今文手親譯。緬想治水功，天授非人力。得非宛委藏，神符今散逸。我觀五嶽圖，真形甚奇僻。恐是山川形，亦與五嶽匹。闕文安可尋，郢調詎堪釋。爲語夜郎翁，支離太無益。

明初舊制，吏部考察，但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成化間，豐城李太宰裕爲吏部時，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始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

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今不變公善詩所著有
古澹集翩翩唐響也春夜云夜深庭院寂無聲
寶鴨香銷燭影斜倚徧闌干眠未得滿庭明月
浸梨花憶揚州云樓臺燈火萬家明况復通宵
歌吹聲二十四橋今寂寞月光空自鎖重城聞
鶯云綠草蒙茸徧四郊桃花飛盡柳陰交行人
正起傷春思猷聽黃鸝噪樹梢五言如涼月疎
林影晨雞遠店聲細雨楚山曉輕雲隴樹春楓
林萬葉盡茅屋幾家殘沙淺溪流碧春深野燒

青孤城明晚照。落木動涼颼。皆佳句也。

蒲陽林士造字吾宗。太守鳴盛子也。少年能詩。未幾發狂疾。天歿。登烏石訪太虛上人云。老僧高卧處幽絕。到人稀。半榻無長物。空山獨掩扉。竹疎常漏日。苔古欲侵衣。相送斜陽在。清風滿翠微。游牛首山云。野刹半空齊。山深路屢迷。經聲叅鳥韻。塔影印雲梯。倚策追前跡。摩厓認舊題。諸峰看不極。惆悵夕陽西。送人之衡陽云。依微草樹接汀洲。一葦臨河送遠遊。幾處啼猿湘

水暮一行寒雁。洞庭秋霜前。古寺疎鐘急。雪後空山亂瀑流。明到故人因下榻。郡齋無日不淹留。惜其稿不傳。

嘉靖間吳中刻六朝詩集有梁宣帝詩一卷僅六首建除迎舍利塵尾百合梨蘭而已乃陳宣帝悞作梁也詩紀亦踵其悞附於梁元帝之後宜改正之

漢苑文志小說出於稗官謂細米爲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以記之

梁吳均少年子詩云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
雖用經語大似歇後亦詩病也

五代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鵬問李崧曰此何
聲也崧以杜鵬對五代已有之矣邵康節於天
津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

李文正東陽年十七登進士太倉陸太常銜與
之同榜有詩云金羈細馬出明光碧色羅衣錦
繡香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

新昌胡夢說方伯云弇州史料凡請弇州作傳

志者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雖蓋代勲
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爲定
案也讀弇州書者亦不可不知

洪武八年宋濂官禮部侍郎封濂母陳氏妻賈
氏爲德人見誥命後無德人之稱

唐張旭以草書名未見有詩傳於世偶讀弘治
中顧宗伯清集跋旭艸書後載其咏柳一絕云
濯濯烟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
風流意未減靈和殿裏時詩不見唐集旭所自

作也。

宋末汝陽王質，號雪山先生，著詩經總聞二十卷，其家積藏五十年，淳祐中，吳興陳日強守汝陽，刻之郡齋，始行於世，後又無傳矣。謝在杭錄之祕府，諸子盡賣藏書，近爲陳開仲購得之，歸之于，中間不甚依朱氏，多得風人之趣，如小星二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不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聞命卽發，不及治裝也。此說猶切宵征之旨，如騶虞二章，謂田獵之

作一行只五獸言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茂。所以如此其心雖慈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嘆。言安得如此獸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者也。其心甚不欲也。三百篇皆自矧已意而解之。惜無力板行之耳。

永和蘭亭之會。四十二人。柳公權書之。題云。四言詩。王羲之爲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取

義也。五言詩孫興公爲序，柳註云：文多不備載。近見宣和中內府搨本，始知今世所傳興公序與詩皆經柳所裁，俱非全篇也。周府刻蘭亭宴集圖，其詩合四言五言於圖像之上。近益府仍舊文重刻之，詩與柳書多有異同，卽以王爲前序，孫爲後序，亦非矣。謝在杭嘗云：蘭亭之賢皆一時之選，賦詩只四句六句，亦有不成者，真咄咄怪事。在杭未見宣和舊搨耳。

予鄉王覺斯先生詩凡百餘卷，卷帙旣多，每遂

不能流傳予欲刪爲數卷以行勿勿東行不暇

及矣先生詩不難於沈著而難於流動偶得其

五七律附錄數聯於後然予實未見先生全稿

也竹空翠噓蒼節暝禽守澹烟鞏華城野火頽

荒屋殘更出驛樓送廬山僧暮雪聞樵響空心

共虎遊正學祠荒山無死氣白日有寒風期友

明月無心上故人何日來入雒風急灘聲逆天

低嶽色蒼萬年寺疎磬雲中樹高簾雪外山又

行網腥朝入肆禾氣午薰人清河縣東南湖露

潤聞花氣沙虛透樹光。馬坡寺。僮僕迷幽寺牛

羊上古墳。清心牛睡斜陽穩。鷄鳴僻巷深。舟中

開窗湖盡白。一路柳先青。圓津寺。香烟流遠磬。

秋色滿空山。酬荆岫。好詩憐雪後。同夢記峰西。

還里至蘆荊灣。旅人輕犯雨。里鼓亂擗秋。旅次

聞諸弟。佩刀何地解。匹馬此身孤。不必衣濕櫻。

桃雨帆拖杜若雲。哭內子。鬼籀紛無序。人生耐

幾秋。送友還黔經楚訊。石齋消息。開緘猶故友。

比屋是誰家。燕子磯。極浦看人小。乖崖礙鳥飛。

洪修寺。秋風連日雨。古寺異鄉心。煙雨樓誰家。

園榭青霞外。幾樹梧桐白露中。送碧滄溟。落日。

暮携孤劔銅雀風。高照大旗。送張子入蜀人行。

古嶂楓千點。月照平沙。鴈一聲。西山碑間三日。

沉吟處。絃外孤鴻獨送時。九日高臺寺危邊。白。

鴈偏來蚤。古寺黃花復對誰。華嶽泉音酒醒偏。

隨枕嶽色秋深不礙墻。送郭監軍春深馬散桃。

花外戍老人歸燧火中。金谷園舊地花光古隰。

沉樓閣溪色斜陽照板橋。木末亭袖裏怪風藏。

石子墻邊破寺出桃花。臘月客子欲渡水初急。

鄉書不來鴈又征。終南山好山當牖日初上芳。

草滿園人未歸。馬祖姑疎燈獨夜聞孤鴈明月。

空山泣子規。京南遠望薊門古戍三邊接碣石。

孤雲萬里來。登法藏寺塔懷鄉僧院開花非昨。

日雲山轉眼卽前朝。愛妾換馬舊夢不隨絲絡。

斷騎嘶莫過鏡樓西。野寺衆壑爭迎雲屐響一。

牀默坐雨燈深。送綱存江波萬里孤舟駐柳葉。

千峰暮雨收。樂城野橋流水浸官道古戍開雲。

隱驛樓。憶西湖。一夜紫橋聞鶴羽。十年紅葉想

漁舟。登龍山。縈帶河聲皆北轉。微茫嶽氣自東

來。亂後紅柿月。明焚屋後白頭人。出戰場中。贈

履台。煙塵萬里丹峰阻。江海何人白髮歸。

洞庭葛震甫有題村廟云。古木陰中冷廟荒。鄰

雞飛過矮茅墻。銖衣半濕桃花雨。蠟蚋絲絲網

夕陽。文姬歸漢云。馱金辛苦向黃沙。贖得文姬

到漢家。多少遺書付王粲。獨傳哀怨拍霜笳。客

中立春云。四日新年一日春。新春還是舊年人。

山中有屋。何曾住。逢著梅花。便結隣山帶樓云。
一帶青山一帶溪。溪光山色互招携。春風醉我。
高樓上聽盡林梢百舌啼。後官閩藩幕宅艱奔。
歸水次聞猿急歸難。與逆流爭一日郵籤五日。
行腸結淚枯無夢。斷冷猿何必許多聲。震甫詩。
多奇警。此其一班云。

詩云。詎曰子聖。誰知烏之雌雄。註云。相似而難
辨也。然烏其翼左掩右者爲雄。右掩左者爲雌。
一說焚其毛置水中。沉者爲雄。浮者爲雌。

龜千年游於蓮葉之上。庾信詩云：靈蔡上芙蓉，
鳳非竹實不食。庾云：祥鸞栖竹實。以蔡代龜，以
鸞代鳳，此皆六朝換字之法也。薛道衡襲之云：
集鳳桐花散，勝龜蓮葉開。竟用本色字，殊勝。

楊升菴夫人黃氏能詩，世傳鴈飛應不到，衡陽
一律最佳。而他作少見，然絕句尤妙。有寄升菴
云：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
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升菴初娶王氏，封
安人，早卒。黃乃繼娶也。有樂府數卷，梓於金陵。

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其在泛常，可情恕而理遣。若天性之適遭其窮，與之校不可置之度外。不可道惟有自盡而已。古大舜父頑母嚚，象傲而能無怨無懟，委命畢誠，以斬感通，其究克諧。底豫格神人而爲天下後世法。舜之親若弟，舜成之，舜之古今稱大舜。又舜之不幸成之也。君子觀于舜而知道境之成人。故曰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小拂逆是小遭際，大拂逆是大遭際。以之怨尤固非，卽泛泛以爲前緣。

若可何如亦錯過而可惜矣。

儒者言無鬼神。大要慮人誦讀耳。慮誦讀則可。謂無鬼神則不可。從來聖賢兢業戒懼。寔是見得鬼神靈爽烜赫。其曰福善禍淫。臨汝陟降。精氣遊魂。體物不遺。俱真實語。此千聖心學第一吃緊。舍此卽無聖學。非明知其無。姑爲是攝心法。且誑世也。夫禴祠蒸嘗。精有必通。鬼神無則祖先亦無。儒者不廢家祭。何以言無鬼神也。人目不見風。不曰無風。不見性。不曰無性。不見祖。

先不曰無祖先則雖不見鬼神其有鬼神必矣。或曰聖賢無所爲而爲善何畏乎鬼神是殆不然。恒人之視聖賢也太高。聖賢自視固是恒人。若自謂已聖已賢而不畏妄亦甚矣。畏則念真實念真實而後裏如表終如始。屋漏如大庭無所爲而爲善孰加于此。人誠鬼神之不畏復何所畏也。彼其所謂誦讀者非必禱祀蒸嘗其祈禳禱賽之謂耶。臣子當君父迫切時匍匐呼籲無所不至。祈禳禱賽雖知無益計且爲之。此獵

較可從之俗，何爲諛瀆，卽云諛瀆，祇人之愚，鬼神何尤，不可因死噎者，謂無穀，因死溺者，謂無舟也。今慮諛瀆而蔑鬼神，廢出王游行之昭鑒，而卽聾昧，使君子聞之墮行于幽，小人聞之濟惡于顯，世儒之論，毋乃爲無忌憚者地，而張之焰乎。

禮稱曾祖之父爲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歷。

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

書歸格于藝祖註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唐金二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

稱相王

晉簡文帝稱相王武帝在魏時亦稱相王

自洪武中革去丞

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卽初年之制亦不全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只二位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踐土之盟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亦有可但稱一字者與。○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

弘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却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其關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邪。○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惜誓來華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爲翦截名字之祖。○文中竝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爲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漢斥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柴高柴穎穎考叔也。卻

正釋譏，編彘叔之高，懟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彘叔在西山，語亦類此。○又有並稱兩人而一爵一姓，如史記絳灌，絳絳侯周勃，灌穎陰侯灌嬰也，蓋高帝時功臣，周姓者不一人，故特稱爵。

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獻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云朕皇

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子云仲尼祖述堯舜是也。顏氏家訓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古人有名父名君名祖。金縢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名君也。左傳：楚子圍宋，申犀對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鄆陵之戰，樂鉞曰：書退名父也。樂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歷名祖若父也。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

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以見世風之變矣
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陸務觀曰字所
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慢也
後世不惟諱其名而并諱其字晉書儒林劉兆
傳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
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
曰聽前又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
在否林不答客云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
字父何拜之有

古人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廙之黨。潘廙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意必當時有同名者。故特舉其父以別之。

古人有以夫名妻。漢楊彪夫人袁氏答曹公卜夫人書曰。彪袁氏頓首頓首。

名以同事而晦者。淮南子言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蹇他爲弦高之

友而左氏傳不載。又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竝稱。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註云堅政之副。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名以同事而章者。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祀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類而誤者。墨子文王舉閔天。秦顛於豈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囚。必箕子之

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恍惚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張湯傳長安富賈田甲韓安國傳獄卒田甲疑亦同此○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若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二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

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後人假設之辭。以此爲祖。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白隱矣。皆此類。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

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屈宜咎曰。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竝是生時。不合稱諡。乃後人追爲之辭也。○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今文君寤而追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

之習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

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其時未有梁，國語句踐之伯陳蔡服從，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史記扁鵲傳，號太子，其時號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無此君，越絕書，晉鄭王。

晉鄭未嘗稱王。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彛，吾平仲去管子百餘年。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

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乃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道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

主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

詔奏邸母得輒報。漆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始此。

山陰姜武孫

承烈

分野辯云：古今人屢辨而終

不可辨者，莫甚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卽有是氣。故在天爲分星，在地爲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
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
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夏分繫二
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直宿度。可謂詳矣。然卽
其言攷之。其可疑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
在北。雍在西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
在西。齊魯俱在東。而降婁乃在西。元枵又在北。
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與并無涉也。
乃衛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

魯不屬竟而屬徐。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有當乎。論者以爲分野占驗自古不爽。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卽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多。何以齊魯宋鄭諸國各分躔次而絕不相侔。此不問而知其非也。唐一行則云。星之與土以精氣

相屬不係平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爲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不過意爲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錙銖不爽也哉。且不特此也。天以下大矣。廣矣。決不止于中國也。雖鄒衍之論迂誕不足深信。然旣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爲外國者。不知凡幾。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攷昴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

國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矣。豈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謂主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亦謂主秦楚七國。或又曰牛女下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至鄭鄭夾滌謂天之所覆廣而中國所占止此十二星。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也。夫五車北斗何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

天業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自應於此星占之。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爲勝矣。然中國所占。僅此。則此外之災祥。皆可置而不論。又何以五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苻堅危。熒惑守心。而宋憂。景星見尾。而燕盛也哉。吾故曰辨之。而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然則奈何。曰辨之。而終不辨。莫若以不辨辨之。夫人主之於天也。蓋無事不當警。無處不當警者也。必曰某事徵某。應此。劉向五行傳之謬也。必曰某星應某地。此

亦漢以來諸儒之失也。且往者分建刻國固有分野之說。令之各警天戒。今四海一家。則周天之休咎。皆皇極之徵應也。何必紛紛攷分野之同異爲哉。○分野之辨紛紛聚訟。得武孫此論而定。喜其議與予相合。因備錄之。武孫別有雅頌辨春王正月辨河圖洛書異同辨。予另刻之。賴古堂文選中。

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書最多。予旣合刻其目矣。此外則陳心叔先生士元楚之應城人所

著詩文名歸雲集如干卷外有論語類考廿卷
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鈎解四卷、易象彙解廿卷、
五經異文十一卷、姓滙四卷、姓觴十卷、名疑四
卷、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隄疾恒談十
五卷、楚故略廿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卷、
荒史六卷、世曆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
卷、喬語音義四卷、嶽紀六卷、板帙浩繁、未易流
傳、予舊藏六七種、今只存一二矣、後托家吳昉
大令、覓其全本、亦不可得、相傳先生覽揆之前

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
孟軻翌旦而心叔生其父遂小字之曰孟卿後
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己酉二月上丁有事
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型爵皆墮地
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著
述甚富孝感夏振叔云心叔子楷字吉藪亦博
學著有編日新書十二卷

譙樓画角之曲有三弄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
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

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
今角聲之鳴鳴者皆難字之變聲耳夏振叔言
崇禎己卯其鄉省試有延凡問題者凡書一絕
末二句云今年試目非容易請聽譙樓第二聲
問者不解至就試題乃爲臣不易始歎其隱妙
夏振叔言其鄉數年前瘡大作或教於古錢中
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卽愈初不知此說倡
自何人一時喧傳寶爲符錄一文須時錢一緡
按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其却瘡者

或亦仰藉瞿曇之靈歟。○黃俞邵云金陵人傳此錢難產者持之卽下亦不知何故。

升菴外集載孫噐之評詩一則而稱定陶孫噐之夏振叔云按其人姓敖名陶孫而噐之其字也楊誤以敖陶爲地而改敖爲定以合郡邑之名與誤認劉德升爲劉景升索幼安爲管幼安者同一可笑因記程史一條乃噐之事附錄于此趙忠定旣以人言投荒善類多力爭被逐而韓侂胄之權遂張公議譁然詢書日懸闕下雖

加疏捕莫得其名。太學生敖器之亦有詩末云
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蓋侂冑乃
韓忠獻琦曾孫也。一時都下競爲傳寫，侂冑雖
知出器之手，亦不之罪。器之後登進士。○按器
之成是詩，墨未乾而壁已與去，器之恐易服迹
去，變姓名，侂冑遂始成進士。此云侂冑不之罪，
未之考也。器之閩人。

夏振叔言幼隨其先大夫官汴，苦竭問之汴人
云：不拘春夏，但聞雷第一聲，卽默援衣帶作結。

衛夫人名操

子茂時年幼信
必守李矩之書

或遭螫便舉結摩之卽試之良驗○方邵村
侍御云小解朝不向東暮不向西日不向南夜
不向北永不受毒蟲之螫

衛夫人見王右軍年十二書流涕曰此子必蔽
我名按右軍初學衛書將謂不及北游見李斯
曹嘉等書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
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
碑歎曰巫雲洛水外雲水寧足貴哉古人成一
藝亦必脚下行數千里路目中見無限古人手

跡乃始成名。今日執筆便欲凌跨古人，豈不自媿。○元微之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亦本右軍。千寶撰搜神記，時人曰：卿可謂鬼之董狐。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旁執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記，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評書，號書之董狐。近黃山潘景升好品題諸姬，自爲撰記，文辭艷麗，時人謂景升是姬之董狐。

俗傳楊玉環是白鷗之精，故指爪純赤。此語亦

有所本。云出之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按新都黃潭讀書一得云。嘉靖辛卯始與令張鑑刻張文獻千秋金鑑錄。予讀之有疑焉。考綱目唐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以鏡自照見形。以人自照見吉凶。兩語者。其書之序意也。述前世興廢之源者。其書意也。茲錄也。序無兩語。而述前世興廢之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不似公口中語。僞無疑矣。三章內云。安祿山野豬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翻鳥之精。脇生兩羽。

楊貴妃白鵬之精，指爪純赤。考之綱目，公以開元二十二年爲中書令，祿山思明事在二十四年夏四月。錄內云云固當。若貴妃者，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冊爲壽王妃，二十五年貶公爲荊州刺史，二十八年公卒。又明年改元天寶。天寶四載，以楊太真爲貴妃。是太真爲壽王妃十年，始爲元宗貴妃。公爲相日，見太真爲壽王妃，未見爲元宗貴妃也。惡得有白鵬之精云云也。其僞無疑矣。然錄固言之矣。公就中書焚稿，則是

錄之焚久矣世烏得而傳之哉

湯義仍牡丹亭劇初出一前輩勸之曰以子之才何不講學義仍應聲曰我固未常不講也公所講性我所講情王泮陂好爲詞曲客謂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當留心經世文章泮陂應聲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耶一時戲語頗見兩公機鋒

甬東薛千仞

岡

曰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

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

才之少。又云。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語皆有意。味。楊用修先生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正楊繼之。胡元瑞筆叢又繼之。時人顏曰。正正楊。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目諸君子集中。與用修爲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辨難。有究竟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已彙爲一書。顏曰。翼楊書已成。尚未之鐫耳。薛千仞云。用修過目成誦。故實皆在其胸中。下筆不考。誤亦有之。然無

傷于用修好事者尋章摘句作意辯駁得其一
誤如得一盜賊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
也。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
已而母死鵝遶棺哀鳴三匝亦死包氏子顏其
堂曰鵝文徵明太史爲之記。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
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
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予同書中未載此事。

當爲補入。○海鹽姚叔祥

士麟

云後主以故國

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者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卿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嘉興宗給諫

弘選

宦江右時方籍分宜相宗與

監籍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籍者難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曰方書中有刀瘡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沈德馨否嚴爲默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

猶無用。遂奪而投之火。監者此語大快人意。然猶憾此獠得全骸骨以終。

金壇王伯弼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譟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

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噴罵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擲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鞞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人發聲清亮願風呼賊曰我保定名

捕某妻。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尤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徒縱。此三冠。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

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毀口授于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此婦要是隱娘紅線之流。伯毀善述，伯祥此記亦奕奕動人。所謂潘君之筆，樂君之舌也。

姚叔祥自云：余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予曰：男子何可不知書？遂句讀授予。○叔祥二十窮苦，猶不識丁，晚乃卓然自立，爲當代名碩人，不可不自立如是。人不可以年自廢如是。

叔祥著述甚多予僅見三數種

坡公魏武帝論就其成敗之迹而推原其理如
醫家見前醫投藥不効而推其用藥之悞雖不
可謂洞見肺腑然其理亦有不能外者讀者存
其理可也

釋氏止因聖人之言平易正直習之生厭故更
將其理翻新換異橫見側出以使人鼓舞不倦
耳論者至以釋氏之旨大悖於聖人而尊之者
又以為大過於聖人豈不俱失哉然其所以為

害亦卽由此譬之。優人演劇。不過因其晏樂引之。忠孝而已。而其後遂不能不沉湎於酒食。汗漫於邪淫。意欲大有功於聖人。而流弊乃更甚焉。亦由其深穩。終不及聖人也。

御人御字。本古帝王公平接物之理。而英雄稍濟之。以權略。至後世狡獪之流。俱竊之以行其奸。豈知雅遠之士。元勝之流。笑其機詐。若小兒耳。安有受其羈勒者哉。

煮海之利。原非本富。然少取贏餘。以減正賦。未

爲不善也。後世苟且之法，無所不用，取之盡錙銖矣。而田賦之加，未見其少，道亦拙於取末利矣。何也？彼不能用末利以紓其本富也。

高康生阜曰：天下之謬，莫謬於今相者之說。相者之說曰：某相優，當得富貴也；某相劣，當得貧賤也。其人雖庸且愚焉，苟可以富且貴，則以爲人之所不若也；其人雖賢且才焉，苟僅止於貧且賤，則以爲有所甚歉於人也。推是說也，使顏氏與端木弁衡，則必以端木優於顏氏矣。伯彛

與盜跖同觀則必以伯彛劣於盜跖矣幸而獲
驗已不免重榮利而輕道德而况揣摩於勢分
之間臆度於服馬之細不中者比比也徒使人
不知所自立而因以喪其所守而已嗚呼孔子
之道不著世將何所取衷哉

高康生曰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不特君子自有
消長小人自有消長也小人化爲君子君子長
而小人消矣君子化爲小人君子消而小人長
矣君子小人實互相消長也且君子小人亘古

來兩兩對立。必是天地間不可相無之類。如使君子可以滅盡小人。則必天地間有陽而無陰。可也。而獨陽不生。又何以解乎。蓋陰陽本一氣。運行其運行不及處。卽陰也。然卽運行不及處。亦復有道。雖陽之極力運行。不能不借此運行。不及處相爲乘除。凡一切心之公私身之氣血。人之男女品之君子小人。皆於此類應焉。惟處之各得其當。使君子常足以御小人。而小人無以乘君子。則小人之爲助於君子。豈可少哉。至

於處之不當而始有小人。之禍焉。則其責當在誰乎。曰。在君子。此又君子之爲統乎。小人而陽大陰小之義也。

因樹屋書影

第八卷終